

平型关大捷的重要保证——

驿马岭阻击战

■刘云华 王家胜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铿锵激昂的《八路军军歌》，传颂着八路军出师抗日后的首战告捷。在这场载入史册的平型关大捷中，有一场激烈的阻击战鲜为人知——驿马岭阻击战。

88年前，在连接晋冀两省的咽喉要道驿马岭，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的率领下，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日军，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成功阻击自涞源向平型关增援的日军。此战，我军共歼敌4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保证了师主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狭路相逢，先机制敌

1937年9月23日，第115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平型关对日作战任务。其中，独立团负责隐蔽穿插至腰站地区，切断日军涞源至灵丘、广灵至灵丘的公路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以确保师主力在平型关正面开敌。

根据师部统一部署，独立团于当日下午由上寨南出发，当晚宿营于上、下北泉。24日清晨，部队继续向腰站开进，于晌午抵达目的地。经过实地勘察，杨成武发现腰站东面有座高山，山顶的马鞍形隘口即为驿马岭，一条狭窄的公路从隘口蜿蜒而下，可视路段不足百米。杨成武由此判断，若以重兵扼守隘口并布设火力网，日军将难以通过，遂命令前卫营1营抢占驿马岭隘口。

1营1连1排顺着公路向驿马岭搜索前进时，突然听到马蹄声，尚未隐蔽便与50米外一支30余人的日军骑兵侦察队遭遇。排长果断下令冲锋并率先开火，战士们随即投入战斗。日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战马受惊翻滚，两名敌人还未端起枪便被击毙。经过短时间的战斗，1排共毙敌7人，其余日军溃逃。

这场遭遇战使杨成武意识到日军已占据驿马岭，但对独立团的动向尚不清楚，遂命令部队立即占领公路两旁的高地构筑工事，尽可能堵住日军去路。

当天下午，独立团获悉日军的1个联队正从涞源向腰站赶来。杨成武分析认为，日军夜间行动时因不明我军虚实，不会贸然通过腰站，于是迅速调整部署：1营就地在山上警戒，正面阻击日军；2营进驻灵丘东北的三山镇地区，阻击可能由广灵方向来援的日军；3营作为预备队，后撤至白羊铺、安甲一带待命。

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25日清晨，一夜大雨过后，山间浓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的驿马岭战斗纪念碑亭。资料照片

雾弥漫，能见度极低。独立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向隘口靠近，占领阻击阵地并做好战斗准备。

这时，独立团接到情报：涞源方向又开来1个联队的日军，已抵达驿马岭。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敌人，杨成武决定利用日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行动的心理，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力争扰乱敌人判断，乘机夺取隘口。鉴于日军已占据隘口制高点，且敌众我寡、敌高我低，杨成武命令1连从正面阻击，伺机冲击隘口，2连从右翼山脊迂回袭取隘口，3连转向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一些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之敌。

部队刚完成战斗部署，隘口之敌就摆开战斗队形，借着岩石和土坎的掩护，向1营阵地逼近。1连的机枪率先开火，独立团其他伏击部队也随之开火，密集的子弹瞬间撂倒几十名日军。敌人迅速分散隐蔽，并展开激烈还击，驿马岭上的战斗迅速进入白热化状态。1连在连长张德仁的率领下，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先期下到公路的几十名日军。就在张德仁

带领战士们向隘口发起冲锋时，隘口上的日军凭借地形优势，用密集火力进行压制。1连过半战士倒下，张德仁也身负重伤。就在这关键时刻，西南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炮声，平型关主战场的战斗正式打响。

突然袭击，威震敌胆

平型关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震撼了整个驿马岭战场。日军阵地顿时陷入慌乱，火力明显减弱。杨成武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调遣埋伏在山侧的2连从右翼发起突袭。

2连官兵早已跃跃欲试，全连像猛虎下山般冲向隘口。2连1排“麻排长”带领十几名战士攀上隘口旁的巨石，发现隘口后面聚集着数百名正在休整的日军。“麻排长”决定乘敌不备，突然袭击，血战一番，再设法脱身。随着“麻排长”一声令下，全排战士冲进隘口，十几枚手榴弹瞬间在敌群中炸开。当手榴弹用尽后，战士们又与敌展开惨烈的白刃战。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开赴平型关前线。资料照片

突如其来的袭击令日军伤亡惨重，阵脚大乱。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麻排长”和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但他们英勇无畏的战斗彻底打乱日军的部署，使敌人胆战心惊。在摸不清八路军真实兵力的情况下，日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态势，不敢再向我军正面阵地冲击。

乘胜追击，收复涞源

当1排战士在隘口浴血奋战时，教导员张文松和副营长袁升平带领部队夺取了隘口南侧制高点。就在他们准备居高临下痛击敌人时，张文松不幸被潜伏在树林中的日军击中，壮烈牺牲。袁升平悲愤交加，端起机枪带领战士们向敌阵扫射，顷刻间放倒数十名日军。

16时许，师部传来的捷报让驿马岭阵地上的战士们热血沸腾——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千余人已被歼灭，独立团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杨成武当即下令全面反攻，命3营迂回包抄敌后，1营正面强攻，四面山头同时响起冲锋号。在1营和3营的两面夹击下，隘口附近的日军大部分被歼。

日军指挥官摸不清我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唯恐被困在深山之中，便命令赶快收拢兵力，慌忙丢下数百具尸体和大量装备，率残部向涞源逃窜。我军乘胜追击50余里，直抵涞源城下。狼狈不堪的日军弃城东逃，独立团随即收复了涞源县城。

史说新语

相关链接

中国古代城墙形制的演变

从发展历程来看，饿鹞车的使用效能与城墙材质演变密切相关。在城墙多为夯土结构时，饿鹞车能充分发挥其破坏力。随着砖石城墙的普及，其效用逐渐降低。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守城方最早、最基础的城防设施，城墙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中国古代城墙的雏形可追溯至龙山文化时期。彼时的城墙已采用夯土技术，并在城墙两侧筑有护城坡。商朝初期，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真正意义上的城墙开始出现，其墙根厚度约20米，高度达10米，并在护城坡铺设碎石以防雨水冲刷。

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城墙逐渐变得高大陡直，墙根厚度增至40米，高度超过15米。同时，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防御工事相继出现。魏晋时期，为消除因墙体陡直造成的防守死角，出现了供守城方攻击攻城士兵的平台——“马面”。在筑城材料方面，城墙开始采用三合土夯筑。

唐朝时期，城墙的防护矮墙“冯垣”演变为“羊马城”。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可构成防御火力网的弩台。宋朝更加注重防御，城墙形制结构趋于成熟。为提高抗风而侵蚀和抵御炮石冲击的能力，砖包土结构在城墙的重点部位广泛使用。此外，城墙建设标准被写入《武经总要》《营造法式》等文献，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

明清时期，城墙形制变化不大，主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比如，明朝城墙为架设火炮而加宽部分垛口。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材质方面，砖石包土的覆盖率远超宋朝，这与火器的普及密不可分。

链接历史

1943年，面对晋冀鲁豫边区的严峻灾荒形势，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第129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多措并举、奋力拼搏，不仅成功克服敌人封锁和严重的饥荒威胁，更在艰难环境中进一步巩固了党政军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天灾祸祸猛如虎

1942年，晋冀鲁豫部分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导致秋粮大幅减产。与此同时，日军实施残酷的经济封锁，禁止各种必需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并在“扫荡”中大肆抢掠根据地的粮食等物资，屠杀百姓、焚毁房屋、破坏农具、抢夺耕畜、毁坏青苗，企图使我“陷于贫苦的困境”，毁灭我抗战生存能力。

灾情尚未缓解，1943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灾荒。旱灾、水灾、蝗灾、雹灾和传染病在多地反复交替出现，形成多重灾害叠加的严峻局面。旱灾影响范围极广，几乎覆盖整个冀南和太行区，以及太岳区大部 and 冀鲁豫第4专区受灾最为严重。冀南大部地区自春至秋持续干旱8个月，884万亩耕地未能播种。9月初，水灾接踵而来，冲毁了冀南、太行大批良田。

日军趁火打劫，将运河、漳河、滏阳河掘口，淹及冀南30余县，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和人畜伤亡。未受灾地区的庄稼又遭到蝗虫侵袭，最大的蝗虫群覆盖方圆几十里，顷刻间就将大片庄稼啃食干净。

由于多种灾害同时出现，受灾严重的地区，不少村庄每天都有人饿死、病死，有的地方甚至成了“无人区”。据统计，仅冀南区就先后死亡20余万人，太行区急需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太岳区仅第2专区就有灾民10万人。

多措并举战灾荒

面对这样的严峻情况，晋冀鲁豫区在反击敌人“扫荡”“蚕食”和开展反封锁、反掠夺等斗争的同时，决定把战胜灾荒作为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的一项中心任务，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生产自救、渡过难关。

为统一组织救灾力量，各级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组织安置灾民，实行粮食调剂，发放粮款，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发展农村副业、手工业，特别是纺织、运输和合作社事业，力图恢复和发展生产，打破敌人封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

1943年春夏，各部队广泛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夏种夏收。太行、太岳军区部队耕地、锄地、收割面积达4.29万亩。冀南因缺少耕牛，部队指战员包括军区首长在内，都下地拉犁帮助群众春耕。冀鲁豫军区用部队的牲口帮助灾区群众开展生产。

8月1日，为进一步推动与民同心战胜灾荒的运动，第129师师部发布了《关于为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要求所属部队不仅要坚决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应加紧生产、厉行节约。

各部队抓住日军侵华战争和国民党顽军对我根据地的严重破坏是造成灾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的事实，开展了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与边区人民同甘共苦、战胜灾荒的决心与信心。在此基础上，各部队在各地区党的领导下，与人民一起投入轰轰烈烈的战胜灾荒运动。

各部队积极帮助群众修河筑堤、兴办水利。冀南军区部队协助培筑各河缺口，培修残缺堤岸，疏浚新旧河道及新开渠总计467公里，帮助群众打井1万眼。太岳军区仅第2军分区部队就帮助开渠20余公里、浇地4000余亩。太行军区部队积极参加修筑清漳河、浊漳河水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到了秋季，各部队又和边区人民一起抢种、补种了晚庄稼和大量蔬菜。“糠菜半年粮”，全区军民大规模种菜，通过以菜



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开荒。资料照片

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布《关于为生

■胡述远

同甘共苦战灾荒

代粮的办法，解决了全区党政军民全年1/3的粮食问题。

为抵御疾病对人民生命的威胁，部队还组织了医疗抢救队，协助群众战胜瘟疫病灾，使大量疾病患者得到救治。同时，第129师机关和部队积极参与到边区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性灾蝗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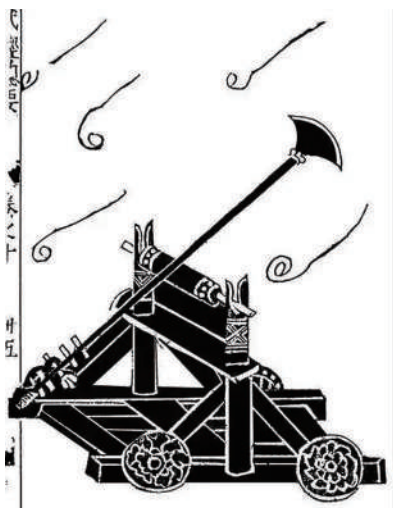
为节约粮食、救济灾民，在原来定量已经减少的基础上，从1943年11月起，第129师主力军的粮食每人每日由1斤5两小米分期递减到1斤，地方武装由1斤3两分期递减到15两，后方机关由1斤2两分期递减到13两（均系旧制，1斤为16两，折合为0.5公斤）。最严重的时候，连上述定量也难以保证，大家普遍以野菜代粮，有的甚至把玉米棒芯碾碎了吃。

为保存主力、减轻重灾区人民负担，第129师先后将冀南军区的第10、第20等团调至太行区，骑兵团、第21团调至冀鲁豫区，全区还进行了必要的精简。

生产打仗两手抓

1943年秋冬两季，部队开展了开荒生产运动，成立了各级生产委员会，连队和机关伙食单位成立了生产经济委员会。太行军区直属队用20天时间完成垦荒任务，平均每人开荒1亩。太岳军区开荒种地6362亩。部队积极生产不仅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忱，也为1944年开展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做好充分准备。

整个大生产运动都是在频繁的战斗中进行的，对敌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尖锐。第32团开荒时，一周内打了6仗。第769团在开荒中作战20余次，敌人来了就打、打退了敌人就生产。游击区的部队在流动性大的情况下也不忘生产，他们创造了“点滴生产”“飞行生产”“隐蔽生产”“军民合种”等多种方式。有些深入敌占区的武工队，甚至能在敌据点附近种地。这一年，仅冀南部队就进行大小战斗4000余次。其中，我军主动向敌发动攻击1800余次，反“扫荡”、反袭击和反抢粮等作战近2000次，共计毙伤伪军8000余人。



《武经总要》中的饿鹞车。资料照片



位于新疆喀什市盘城遗址公园内的饿鹞车。资料照片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